心鬼

夏洛桑

七：死老鬼

伏臥在担架床上的利彪一臉痛苦的神情。

「還痛嗎？」薛雲英走到他身邊問。

「當然痛！怎麼還不讓我進去看醫生呀？」他反問。

「讓我去問問姑娘。」薛雲英說罷就向登記處走去。

「姑娘，醫生什麼時候來呢？」她問。

「快啦！」女護士瞟她一眼，有點不耐煩。

「我丈夫給玻璃割傷了，比較嚴重，能讓他先看嗎？」

「不行，得照先後排隊。」女護士搖頭。「來看急診的，人人都說自己的病嚴重啦，每個人都想先看，我們怎麼辦呀？」

薛雲英不得要領，只好走過去安慰利彪幾句，然後坐回旁邊的椅子。

大約等了半小時，才輪到利彪見醫生。

女護士替他解開了傷口的紗布。

「從床上跌下傷成這樣子？」醫生皺起眉頭。

「是我老婆發惡夢，把我從床上踢下來的！」利彪口快快地說。

醫生不禁笑了。

他替利彪診視後，也懷疑有玻璃碎片刺進了內裡，要他等候照X光，作進一步的檢驗。

利彪只好先住院。

又折騰了差不多一小時，他才在病房裡安頓下來，這時候已經天亮了。

就在薛雲英要離開病房的時候，利彪問：

「昨晚你是不是又夢見那個死老鬼呀？」

「是的！」薛雲英點頭。然後，她把夢境中柯潤推她下車餵老虎的情形說了一遍。

蜂語風言

得個亂字

區域市局將易名區域市政局。

將來市政局會不會改名。

因素之一

交通投訴年達五千宗。

不少是因爲收費與服務不相稱。

推動市場

衣着百貨等銷售上升。

功勞應歸時裝設計者。

江南

六〇七：「江南之家」開張營業

天之前一星期，不再返夜總會了，她自己作總經理，請了兩個女收銀員，還請來幸子和一位應聘的男士作副經理。松岡帶週刊攝影師來攝了小松本和兩女星剪綵、酒會的相片，並親自作了說明和特寫。這一來，轟動了東京，頭一個禮拜，麗妮、小松本、和愛蓮她們，輪流作東道，請自己的朋友試菜，各方訂座，一下子就滿了二十天的晚飯時間。

瑪麗子將大部份事情交幸子負責，她每週晚間有五個夜晚招待俱樂部，夜九時以前不到。此後「江南之家」成爲麗妮屬下電影電視的拍製時的聚會中心，小松本請一些名作家，也喜在此訂菜。由午前十一時起至下午二時半，共作三小時半的午飯生意；東京的晚飯向例九時前止，她却訂了十時後做中式香港的消夜。情願分爲日夜兩班工作人員。

第一個月成績是淨利不多，由於薪工開支大，純利只是八百萬日圓，但一切開支不欠數。問題在地方座頭有限，必須向左右設法擴充，除了多付出租金之外，其他的開支不致增加。

這時她已搬到附近一所西式公寓，是她以分期購入的。三房一廳，她分一間給松岡，而且松岡答應付給租金。

絲竹

懷楚

八八五：前往賭場參觀

「你的意思是，」李偉生愈不及待地插嘴問「提携我做副經理？那太多謝你了！」

「陳經理有這個意思，」王明笑道，「不過他要和你面談，而我是拿不定主意的，因爲我只能做介紹人而已，你該明白。」

「當然當然，你是個介紹人，我還是要多謝你的。而她又幹什麼工作呢？」他問。

「我的要求不高，能量兩餐便可。」文娟知趣地說，「即使是黑市工，我也願做的。」

「你就和他一起去談談吧。」王明道，望望手錶，「我約了晚上十時見面，現在還早得很，我帶你們去逛逛，熟悉一下市容，如何？」

「好極好極。」李偉生欣然答道。

就這樣，三人離開公寓，到市內各處瀏覽風光，也好熟悉一些街道。

然後到王明所工作的賭場參觀。

賭場晚上才熱鬧，現在雖然也有些少客人，但冷冷清清，正好讓他們慢慢參觀。

「是不是晚上才熱鬧？」李偉生問。

「是的。」王明答道，「人們在下了班，吃過晚飯後才來的。這些客人，嗜賭如命，差不多晚晚都來，有一批更是擁躉。」

「你負責賭場？」文娟問。

「是的，兼做打手，對一些搗亂的客人，我們是不能手軟客氣的。」王明答道。

二五二：回到酒店

阿倫張以爲自己發夢，好在當夜有月光，一咬腳尖，才知自己已被釋放，狂喜之餘，急急找到路徑，走出郊野公園，行了五分鐘出到公路。

阿倫張發覺自己銀包又界人放返褲袋，裡邊銀紙，一張有少到，等了十分鐘，截了一架的士返出市區。

不久，阿倫張回到香江大酒店，發仔與蘇絲正在酒店大堂閒坐，睇住阿倫張上樓，另外有手足在附近停車場一部私家車內，等候接收阿倫張動靜。

阿倫張返到上樓，管房曰：「張先生，你去新界花山酒店住了一排乎？」

阿倫張一怔，曰：「你點會知？」

管房曰：「早五日有人打電話交代，話係你朋友，同你喺花山酒店住。」

阿倫張曰：「然，這一排有冇人找我？」

管房曰：「日日有個長途電話，由美國打來，亦有人來找過你。」

阿倫張曰：「有冇講低係邊一個？」

管房曰：「有呀，叫佢留字，佢話不必。」

阿倫張曰：「幾大年紀？」

管房曰：「睇來年紀同你差不多。」

阿倫張曰：「一個人來定兩個？」

管房曰：「一個人，來過兩次之後，有再來過。」

阿倫張彈張紅底打賞，曰：「有人來找我，可以話我未返。」

管房笑曰：「得，多謝嘅，張先生。」

阿倫張返入房，見書枱雜誌報紙仍在，間房仲執拾得好乾淨，有仿如隔世之感。

但一邊食烟，一邊諗，仍然未敢打電話去美國。

碧血情仇

石軒・秋風・文　李・梅・圖

九：羣英薈萃

鄭州城又稱中州，乃因地處南北東西之中樞，平日行旅商販已多，近日更見活躍，大街小巷增添了不少人，人多數都是些虎背熊腰，或是太陽穴高高鼓起的武林人士。

中州一至秋冬，風沙甚多，但暮春却是個好時節，街上行人，穿紅着綠，好不熱鬧，商店酒肆飯館林立，每至吃飯時刻，必定高朋滿座，近日來則更見擁擠。

觀龍酒樓在中州是最豪華的，平日出入的非富即貴，對比之下，食客顯得較少，但今日剛屆午時，三層樓都坐滿了人。

三樓雅座，收費最貴，今日來此的，全是些生面人，有些當地人，一上三樓，見到那些兇神惡煞的大漢，都忙不迭退下去。

鼎鼎有名的「鐵掌門」鄭寬一個座頭，坐着四個上了年紀的人，瞧他們的服式甚是一般，但眼神以及氣勢，都教人瞧出他們不是一般人，內中一人，是個臉龐俊朗，皮膚白皙的中年漢子，此人手指修長，指甲修得貼肉，令人看後心生異樣，只見他舉杯道：「今日有幸與三位同桌，實乃榮幸，薑某先敬三位一杯！」

左首那一位臉色青白，頷下蓄着一撮山羊鬍子，身材又高又瘦，他一開腔，聲帶金石，令人耳鼓震動。「老頭子最貪杯中物，薑莊主最多再敬幾杯！」

剛才那人笑道：「林掌門但喝無妨，薑某已盯了三罈子狀元紅，只怕你喝不了！」

背靠窗那人年紀亦已過五十，嘴角呈菱，不怒而威。「薑莊主可太看輕胡掌門了，老夫曾聽聞他一次能喝三十斤酒！」

山羊鬍子的道：「你們別再叫我掌門了，誰不知咱們『甲寅門』上下兩代只有三個人？像鐵谷主又不同，門下數百人，每次外出，前呼後擁，比做掌門的還過癮！」

國字口臉的只微笑不語，右首的那個笑道：「你們一個是谷主，一個是莊主，一個是掌門，只有我是孤家寡人！」（二三四）

城市之光

借種（七）

梁麗萍推辭不來然後接受。

馮玉霞來了後，一切家務，梁麗萍像個老太婆一般，反而引致梁麗萍不好意思。

兩天後，梁麗萍肚子作動了，馮玉霞與蔡偉良都十分緊張。

兩人將她送入了私家醫院留產，由大醫生接生，護士祇是從旁協助而已。

生產過程，舒適而又順利，呱呱地，安然生下一男。醫生與護士都說：「恭喜你，蔡夫人，生下一男。」

梁麗萍也含笑的道：「謝謝你們！」

手術車自產房推出來，蔡偉良及馮玉霞一湧上來。蔡偉良道：「萍，眞是個仔。」

「我知道。」梁麗萍說。

馮玉霞也道：「萍妹，辛苦你了。」

「不太辛苦，一切順利。」

回到了醫院房，馮玉霞又殷勤服侍，使到梁麗萍眞的相信她的好心。

己不能懷孕，聽到丈夫外室有了孕了，她認爲蔡家有了後了，因此，她要與梁麗萍效娥皇女英，結爲姊妹，同事一夫。

梁麗萍起初仍不相信她具有如此誠意，但馮玉霞來了後就不走了，樓內瞧有一間房，她却自任廳長，將房間大床，給梁麗萍和蔡偉良住宿。

梁麗萍推辭不來然後接受。

馮玉霞來了後，一切家務，梁麗萍像個老太婆一般，反而引致梁麗萍不好意思。

兩天後，梁麗萍肚子作動了，馮玉霞與蔡偉良都十分緊張。

兩人將她送入了私家醫院留產，由大醫生接生，護士祇是從旁協助而已。

生產過程，舒適而又順利，呱呱地，安然生下一男。醫生與護士都說：「恭喜你，蔡夫人，生下一男。」

梁麗萍也含笑的道：「謝謝你們！」

手術車自產房推出來，蔡偉良及馮玉霞一湧上來。蔡偉良道：「萍，眞是個仔。」

「我知道。」梁麗萍說。

馮玉霞也道：「萍妹，辛苦你了。」

「不太辛苦，一切順利。」

回到了醫院房，馮玉霞又殷勤服侍，使到梁麗萍眞的相信她的好心。

心關

無聲的恋歌

文畫　李家輝　子翔

我也喜歡民謠的

劉蓮蒂呆了一陣，返房自我檢討，以爲錯在本身，她與張嘉業在一起很高興是事實，至少亨利在她心中的比重不太低于王大衞。又想到若是進步到與他接吻，她可能完全忘却大衞呢！她決定以後幾天中，劉蓮蒂祇希望在大厦中與大厦外遇到王大衞後主動地招呼他，這才大厦中與大厦外于既倒」，但無這種機會。而她又提不起勇氣早晨去候在大厦門口等他上班。奇怪的是張嘉業也無電話來，她爲自尊，也不打電話去找他，可以安慰她的是唱歌又有進步了。那天她到老師那邊，去得較早，課堂中傳出那首朝鮮歌「阿里郎」，很快停止，同學黎明出來，彼此招呼了。劉蓮蒂進去招呼了老師又說：

「她在練神國歌？」

「黎明已經在製室中唱，那邊有日本人、韓國人。」徐笑着問道：「你也喜歡這首朝鮮民謠？琳達！」

「旋律很美麗，她剛才唱的是中文？」

「阿里郎，阿里郎啊！越過阿里郎山嶺了。門前的沃土給誰拿去了？寄生在滿洲地方又是爲什麼緣故呢？阿里郎啊阿里郎……歌詞大概如此。」老師點頭後說。

「我也喜歡民謠，對歌唱我有多方面的興趣，老師：我聽過一首南美歌曲叫『阿蓮』，非常動聽。」

徐佩坐到鋼琴前把此曲彈了出來，口中又哼着，再告訴學生在上海時喜在這首曲子中跳舞。劉蓮蒂想到當年老師也有婚佩並非挽留，他們知道自己的小船廠不可能留住立心要飛的鳥兒。聽說他要去關氏機構做遊艇駕駛員兼船長，便想到要找他談談，託他照料照料出嫁的女兒歌蘭。

歌蘭，金火見過她好幾次。一個漂亮、活潑，甚得父母寵愛的姑娘。他進廠做學徒時，她已在中文大學讀書，住在沙田的宿舍裡，每個星期回家一次見父母。她對船廠的職工和藹，和他們有說有笑。到第三年，她剛畢業便結婚，嫁給港中地產商人的二少爺。如今，李老板和老板娘找子電腦設備的第一流遊艇去上班做船長了。

難開小船廠前一天，李老板和老板娘請他回家吃晚飯。夫婦倆並非挽留，他們知道自己

九：船廠老板的女兒

金火認爲自己的老土衣着，大概不適合大小姐的要求了，於是他說：

「大小姐，我很老土吧？」

嘉菲笑着抬臉望他：「你是老土些，但勝在年青力壯，擅于潛水、游水。將來，我們在海灣玩滑水，你也負責做救護工作的！」

金火心裡喜悅說：「可以，大小姐，你是說錄用我嗎？」

「記者，我們在海上玩，却一條毛也惟你是問。」嘉菲風趣地說，看情形，她很滿意請到石金火。

金火說：「這樣的事，我做得來。」

嘉菲鄭重地說：「你要記住，以後，要聽我的話去做事！」

「這個我會。」金火爽然地回答。

「那你最好下星期上班，」嘉菲說：「我村的新金會命你滿意。」

「謝謝大小姐！」

第二天，他向船廠李老板辭職，得到答允。他將從一家寮倉，到處是木板、木碎、刨木屑、鋸木的小船廠，轉到豪華而有電花的小船廠，轉到豪華而有電話的第一流遊艇去上班。

海島日出

辛海

歌恋的聲無

文畫　李家輝　子翔

卡扎菲狐假虎威

羅馬和維也納機場血案，現已証實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分裂出去的一個暴力集團之所爲。而這一個恐怖主義集團的總部便在利比亞，受到了卡扎菲的庇護和資助。

眞相大白以後，卡扎菲却向世界發出恫嚇和威脅的狂妄講話。他一則說，他有責任保護境內的巴勒斯坦人。而他口中所稱的巴勒斯坦人，便是那一批受他訓練和資助的恐怖份子。他再則說，要是這批暴徒受到襲擊報復，他便會派出更多暴徒在美國和被佔領的巴勒斯坦土地上追打美國人和以色列人。但是，羅馬和維也納乃是意大利和奧地利的首都，並非美、以兩國的土地，而這次慘劇，事實上他早已驅使暴徒在世界各國各大都市濫殺無辜。他更揚言，如果利比亞遭到侵略，他便會要在中東和地中海地區宣戰，並要一直打下去，永不平息。

其實，卡扎菲這番帶有濃重血腥味的講話，無非恃有蘇聯撐腰，只不過是狐假虎威而已。

大家都知道，利比亞這一個北非國家，土地面積只有一百七十多萬平方公里，不算得大，而且沙漠和半沙漠地帶佔去了全國面積的九成；以上；人口只有二百三十多萬，也不算得多，不及我們香港人口的一半；而它可以利用的資源，也只有油一項，年入約爲二十億美元，家底也很薄弱。要是沒有蘇聯撐腰，卡扎菲靠什麼敢於大言不慚地喊打喊殺？虎可惡，但虎假尤非善類，觀於卡扎菲一向之表現，信然。

生理天地

生癌與抗癌非氧化還原般簡單

唐貴庭先生：

（一）某物質之水溶液能導電，於通電時即起分解作用者，就是電解。

各種無機酸、鹽基類及鹽類等多爲電解質。人體內有多種不同的電解質，無法在此一一講述。

（二）穴道、經絡等是實際存在，但却是看不見、摸不到的東西，就如同吸引力是存在，但却看不見摸不到一樣。至於經絡穴位在人體什麼位置及其作用，就非得專門去研究中醫的經絡學說不可，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在這裡說清楚的。

（三）維生素是人體生理生化活動必須的營養素。

由氧化物中除去氧之作用稱爲「還原」。凡一物質能令他物質中之氧析出，而自身與此氧化合者，稱爲「還原劑」。

關於生癌與抗癌，並非氧化與還原這麼簡單。此問題甚爲複雜，現時連這方面的專家還未能解決。

（四）凡食物吃入後，能使體液偏於碱性，就是碱性食物，例如一般蔬菜水果都是碱性食物。凡食物吃入後能使體液偏於酸性，都是酸性食物，例如各種肉類都是酸性食物。食物之酸碱，是以食入後的效果來分，並非憑食物的酸味、碱味來區分。（伍車二，新八六〇〇三）

穴道經絡確實存在

只是看不見摸不着

經書木遊加德滿都

先在香港辦理簽証

劉錫基先生：

你問所的中尼邊界——樟木，是中國與尼泊爾接壤的一個小鎮，以波曲河爲界，對岸的是尼泊爾的體賓山。

樟木的海拔只有二千四百米左右，是西藏境內較低的地方，有山城之稱。這裡是中尼兩國的貨物交流中心，車輛熙來攘往。

從樟木到尼泊爾首都加得滿都，是在香港辦理往尼泊爾簽証（在添馬艦旁）。

尼泊爾氣候和香港差不多，最佳旅遊月份是十月至十一月，這時氣候適中，天清氣朗，觀野清晰，是觀看喜馬拉雅山脈的最佳季節。

你可以用最經濟方式遊尼泊爾，因爲彼處有單車出租，車租祇需每天尼幣五元，十分便宜。尼泊爾的公共汽車，異常擠擁。所有交通工具都以尼文作指示。在加得滿都廣場附近，設有一所旅遊諮詢服務中心，提供尼泊爾旅遊的資料。

從加德滿都往西藏要在LAMOSANGU轉車，再由BARABISE轉車到中尼邊界KODARI。早上六時在加德滿都大會堂車站開車，但最少提前半小時抵達，否則，要坐上車頂，因爲車少人多，車頂車尾皆滿是人。在途中還可以欣賞喜馬拉雅山雪峰。（江嵐、新八七〇九九）

歷史資料

清朝曾採多項措施統一多民族的中國

何虹珍先生：

關於清朝前期，清政府在維護和鞏固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進行了長期的艱巨的鬥爭，主要的有以下幾點：

（一）一六八四，清政府在台灣設置台灣府，隸屬福建省，加強了台灣同祖國內地的聯繫，促進了台灣的開發，鞏固了祖國的海防。

（二）清政府經過兩次沙俄政府簽訂「尼布楚條約」，明確劃分了中俄兩國東段的邊界，從法律上肯定了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廣大地區，都是中國的領土。

（三）康熙帝於一六九〇年、一六九六年兩次平定准噶爾貴族分裂勢力噶爾丹的叛亂。此後，清政府設置烏里雅蘇台將軍，統轄喀爾喀嶺，西北達巴爾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亞，東北至黑龍江以北的外興安嶺和庫頁島，南至南海諸島，成爲亞洲東部最屬島嶼釣魚島、赤尾嶼等，東南到台灣及其附近的海域。清朝幅員廣闊的疆土上，生活着漢族、蒙古族、維吾爾族等五十多個民族，他們對祖國的締造作出了貢獻。清朝把全國劃分爲直隸二十五個省級行政區域和內蒙古等盟旗。在清朝統一的政權下，各族人民之間經濟文化聯繫加強了，邊疆地區得到了進一步的開發。（能業、新八七四四一）

（四）清政府平定了維吾爾族貴族大和卓和小和卓的叛亂，重新統一新疆地區。一七六二年，清朝在新疆設置伊犂將軍，統治大山南北兩路。清朝還在新疆各地駐紮軍隊，設置卡倫，加強了對西北地位的統治。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清政府鎮壓了大和卓的孫子張格爾，在英國殖民者支持下的叛亂。

（五）清朝順治帝、康熙帝先後賜於西藏喇嘛教首領五世達賴和五世班禪以「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的封號，確定了達賴和班禪在宗教上的地位，還規定了以後歷世達賴和班禪都必須經過中央政權冊封的制度。一七二七年，清朝設置駐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常駐拉薩。後來，清政府又規定駐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同達賴和班禪共同管理西藏，大大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轄。

（六）清政府在各省、區分設總督、巡撫將軍、辦事、大臣、管理地方，又設置藩院，掌管少數民族事務。清朝前期，中國的疆域西跨葱嶺，西北達巴爾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亞，東北至黑龍江，東南到台灣及其附屬島嶼釣魚島、赤尾嶼等，南至南海諸島，成爲亞洲東部最大的國家。在清朝幅員廣闊的疆土上，生活着漢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維吾爾族等五十多個民族，他們對祖國的締造作出了貢獻。清朝統一的政權下，各族人民之間經濟文化聯繫加強了，邊疆地區得到了進一步的開發。（能業、新八七四四一）

務服讀閱

通天曉主辦

「四角號碼」檢字方法最早創始人是高夢旦

採尋源本

通天曉先生：

據說字典的「四角號碼」檢字法是王雲五創製，這是否確實？

廖紀民先生：

字典的「四角號碼」檢字法，人們都認爲是王雲五創製的，這樣的說法當然也沒有什麼大錯；但是如果要再加以考究的話，則它的最早創始人，應該是商務書館高夢旦。

高夢旦，福建長樂人，本名高鳳謙，其愛女君璧許配給著名作家鄭振鐸。

高夢旦曾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當時，他有感於「康熙字典」的檢字法編排繁複，檢字十分困難，尤其是對初入門者更是無可適從，於是他立志探索改革方法，從新創製一種方便簡單的新檢字法。

高夢旦首先從部首入手，把「康熙字典」中的各個部首加以類、合併、整理形成相近的八十部，再根據字形上下左右的四個部位，分別歸類入新整理出來的部首中，再用阿拉伯數字加以編列。

一九二〇年，王雲五加入商務印書館工作。不久，高夢旦得悉王雲五對研究新檢字法也有興趣，便把他視爲志同道合的同伴，並把自己多年研究的成果，毫不保留地交給了王雲五，讓他繼續研究。

後來，王雲五終於在高夢旦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完成了「四角號碼」檢字法的創製工作。「四角號碼新字典」出版了，但編者自冠上王雲五的大名。對此，高夢旦並不加計較，他以爲，能使世人在翻查字典時，覺得方便、快捷，於願足矣。由此可見高老先生重人愛才、獎掖後進之雅量高懷。（周默、新八六九六五）

「金縷衣」原指衣服亦有用作勉勵句語

詩賦歌詞

陶然先生：

杜牧「杜秋娘詩」：「秋花」：「行傍柳蔭閒好語，鶯兒穿過黃金縷。又如晏殊的「蝶戀花」：「六曲闌干偎碧樹，楊柳風輕，展盡黃金縷。」

杜牧的「金縷衣」，從全詩意旨來看，它是曲調名，又稱「金縷」，（詞調也有「金縷衣」，那是「賀新郎」詞的別名。）唐宋時民間流行的曲調，有「玩樂」代稱的意義。後人傳誦此詩，是勸人愛惜時光，切莫留戀玩樂，虛度年華的意思。這與「長歌行」的「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是同工異曲，甚至與岳飛「滿江紅」的「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也可謂「異代同調」的也可謂「異代同調」的承班「生查子」：「腸斷斷弦頻，淚滴黃金縷。」而「黃金縷」在古代詩詞中，也常是柳枝的美稱。如毛滂「蝶戀但有人把「金縷衣」解釋爲唐宋貴婦的服飾。這種解釋，似亦可通。因爲唐宋時婦女時興用金錢在衣服上刺盤各種圖案，晚唐詩人秦韜玉「貧女」詩：「苦恨年年壓金綫，爲他人作嫁衣裳」，「金縷衣」，「金縷」，「金縷衣」，「金縷」，「金縷」，「金縷